

世界的肖像

乔纳森·扎伯里斯基

“ 艺术作品总是出自那些面对危险的人，那些把一种经历推到极限、到达没人能超越的境地的人。人走得越远，生命就变得越纯真，越个性，越独特。”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 世界的肖像

## 积极介入

**我**提议，向所有有勇气挑战权力、敢于推翻陈见并为着一桩慷慨事业而斗争的人致敬，向他们和她们——艺术家、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医生、研究员致敬。当他们开始拿起选择权——这件重要武器的那天起，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便开始了一场抵抗。

人各有命。生命在瞬间诞生，独特而迷人。

他们的表达方式是语言和行动，而非沉默。在某些特别的事件和故事背后，这些抵抗者从人性深处汲取了力量：他们捍卫那种让人变得与众不同的可能性，表达对他人的宽容——（他们）信赖自由。

通过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肖像，勾勒出来的是自由的形象。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永远在变化，充满了多样性的现实。

向自由致敬！同时也给我们当代人一次与他们相识的机会，这一机会提醒已经拥有自由的人，他们享有这一无价的权利；给受压迫者带来希望：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告诉大家，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不是幻梦，而是一个人可以为之贡献的现实，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贡献。

# 世界的肖像 计划

这里展现的是一组男男女女的巨幅肖像图，他们独特的命运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尽管他们曾经以各种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没有他们的肖像写真。

除了魏京生、西蒙·维森塔尔、切克巴·哈赤迷、菲米·安尼酷拉泊酷·库堤、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此外还有：

.....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安东尼·皮亚(加纳)、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哥斯达黎加)、布拉吉·阿纳森(冰岛)、昂山素姬(缅甸)、布雷登·布雷登巴赫(南非)、艾美·塞萨尔(法国)、赛雅克神父(印度)、达赖喇嘛(西藏)、穆罕默德·达尔维希(巴勒斯坦)、卡斯通·戴亚那德(印度)、希尔琳·艾芭迪(伊朗)、米盖拉·安吉尔·艾斯特拉(阿根廷)、法塔纳·杰兰尼(阿富汗)、让·吕克·戈达尔(瑞士)、沙纳纳·古斯芒(东帝汶)、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共和国)、噶玛巴喇嘛(西藏)、弗雷德里克·德克拉克(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南非)、贾西亚·马奎兹(哥伦比亚)、瑞葛蒂·塔曼祖(危地马拉)、托妮·莫里森(美国)、奥斯卡·尼迈耶(巴西)、玛萨·努斯鲍姆(美国)、杰弗里·欧也玛(乌干达)、哈欧尼(巴西)、约瑟夫·劳伯特(英国)、萨尔曼·拉什迪(英国)、纳瓦尔·阿尔·萨达维(埃及)、艾杜阿尔多·桑切斯(古巴)、阿玛蒂亚·森(印度)、利拉·夏希德(南非)、莱赫·瓦文萨(波兰)、迈克尔·沃尔泽(美国)、乔迪·威廉斯(美国)、阿列塞·雅布罗科夫(俄罗斯)、穆罕默德·尤诺斯(孟加拉)、罗伯特·齐默曼(美国).....

随着现实的发展，历史的召唤，我们将遇到众多的斗士。我并不打算编一部斗士名册，我旨在向那些精神思想具有导航力量的前辈们致以敬礼，将这些创造未来世界的人展示给世人。

# 世界的肖像

## 一场展览，一本书

**依**照此计划，我们将集体选取100幅人物肖像，编辑成书，并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展览将向所有公众开放。在世界各地——纽约、拉各斯、德里、巴黎……的街道上，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展览点。

了解我们一无所知的战斗，接触参战的斗士，被他们的目光所征服…… 且愿这样的巡展与书籍对游人和读者是一次震动人心的会晤，一份远行的邀请，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良知的唤醒。

**展览**，展出大幅人物肖像具有双重目的：发起一次与这些特别人物的相会，让人们都能感受到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不同的民众与战斗之间形成一条穿越世界的人道主义纽带。

**编书**，这本配合影展的书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人名录。它让照片中的人自述其事。我向他们每一个人都提过同一个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它的昨天，今天，明天？”他们的回答无不彰显着各自的信念。让此书成为他们的中途驿站吧，成为他们投入战斗的见证！

# 世界的肖像

## 一瞬背后的故事

所有的照片都是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室条件下拍摄的，采用20x25厘米的大幅面，这样冲洗出来的照片大小超过真人，为展览做准备。

白色背景、一个视角、几束光线：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凑的工作间，其实摄影师考查了每一处细节，追求的是中和、简朴的风格。跨进摄影室门槛，这人就得将所有同日常生活、特定社会和媒体宣传形象相联系的一切弃置门外，从这一瞬间起，很显然，我不仅仅为照相而来！庞大的摄影机颇有威慑力，它给拍摄过程增添了另一维度，改变了时间关系。

对摄影师来说也一样。大尺寸增加了技术上的难度，需要事先做好构思。我观察、琢磨摄影对象的个性特征，然后根据感觉调整光线。这番复杂的操作使我在拍摄时可以获得最简洁的图象。校准一旦完成，接着就是脸对脸、眼对眼的交流。相机已不再重要。相会在此一刻发生。

大尺寸的肖像，不靠巧合也不凭运气，仅仅得自摄影师将人物裸露在镜头下的强烈意识和他的精细的构图。

内在的魅力来自沉默不语，正如中国哲人云，“大美不言”。



WEI JINGSHENG  
魏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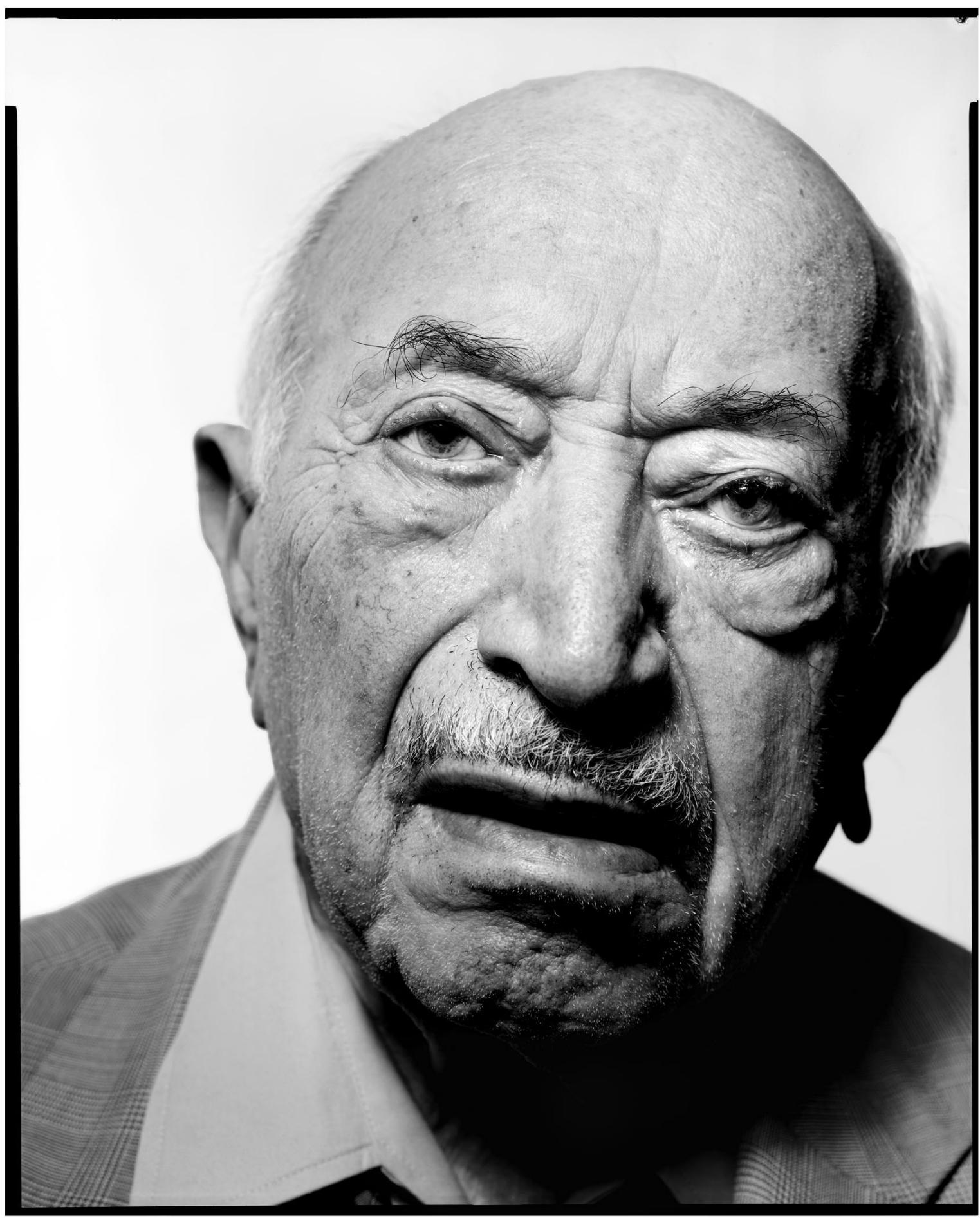
# 魏京生

1950年5月20日生于北京。

魏京生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普通电工。1979年3月，他因为反对邓小平政权而被判入狱，直到1993年9月。其后，邓的接班人江泽民又下令逮捕了他，并将他再次投入监狱，从1994年3月一直关到1997年11月。出狱时，他被驱逐出境，去了美国。

“在他那一代人中，魏京生这个名字既是最出名的，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中国人名之一。他连续四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二十年中，他被认为是中国民主人士的活的象征。在度过18年最艰难的劳改生涯后，在写出让两代中国领导人都惊慌不安的文字后，在西方社会里，他一刻也未曾停止为争取民主斗争。”

侯芷明(Marie Holzman)  
汉学家，魏京生传记作者



SIMON WIESENTHAL

西蒙·维森塔尔

# 西蒙·维森塔尔

1908年12月31日生于乌克兰布查, 2005年9月20日逝世于奥地利维也纳。

波兰利沃夫市的建筑工程师, 1941-1945年被囚禁于纳粹集中营。战后他在奥地利的林兹建立犹太历史档案中心, 后来转移到维也纳。他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 并于1959年找到了阿道夫·艾希曼。

“ 冷战下的五十年代, 西蒙·维森塔尔是唯一一个在不利环境下为追查逍遥法外的纳粹分子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因为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 双方竞相在各自的德国纵容那些曾经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党人; 此外, 他还要面对欧洲各国和民众对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普遍漠视。他懂得需要不懈地以一种引起轰动的方式提醒人们, 历史不应当忘记——那段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  
律师 , 历史学家



CHEKEBA HACHEMI

切克巴·哈赤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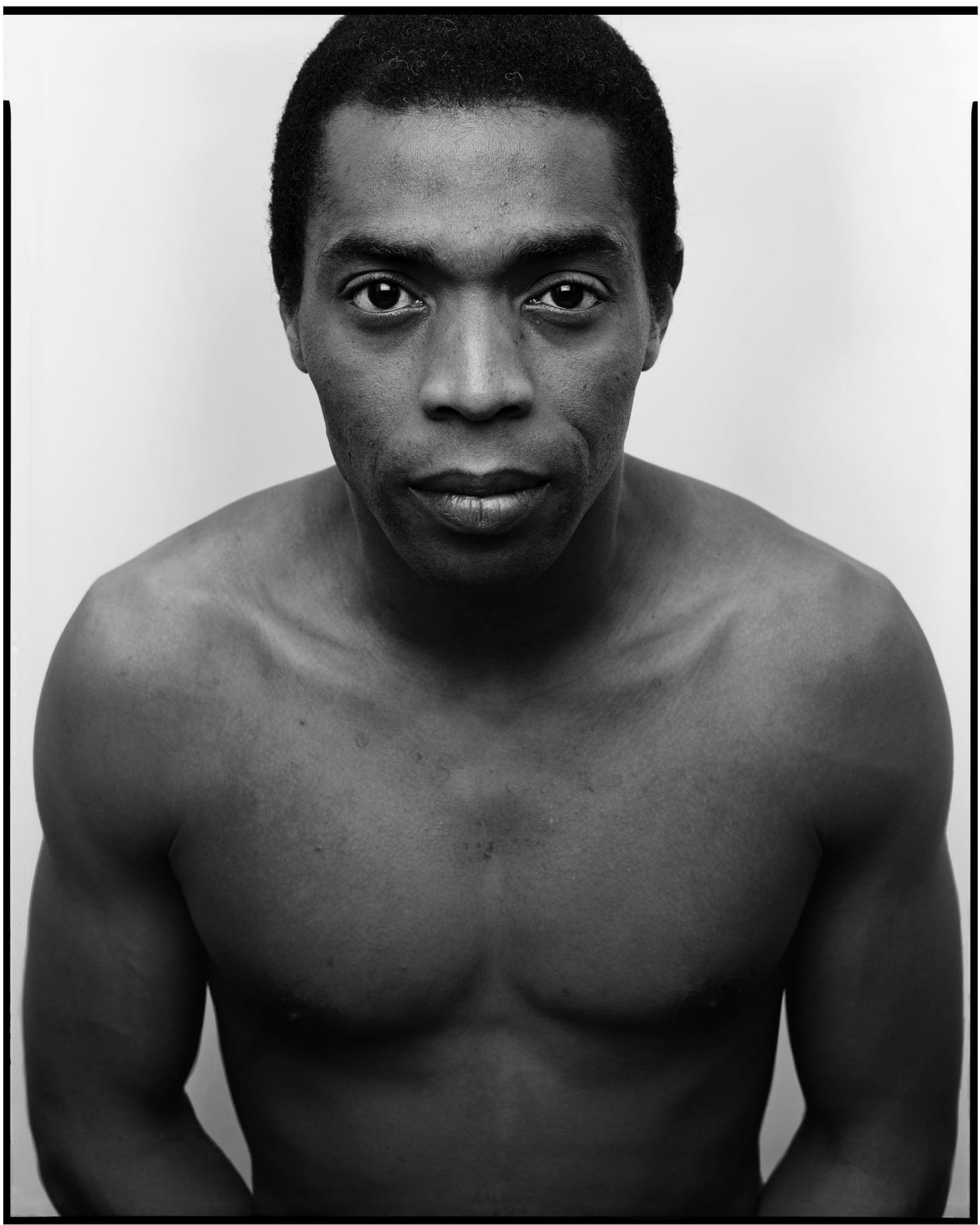
# 切克巴·哈赤米

1974年5月20日生于阿富汗喀布尔。

切克巴·哈赤米童年时被一个法国家庭收养。后来她回到阿富汗，向马苏德将军提出帮助重建潘杰希尔河谷地区的小学校。作为自由阿富汗人道组织的创始人，她同许多阿富汗同胞一起致力于帮助妇女，发展经济倡议的工作。2002年，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布鲁塞尔组建，切克巴·哈赤米作为临时政府的第一位女外交官，任阿富汗驻欧盟使馆秘书。她在努力重建她的国家。

“从1996年起，切克巴·哈赤米唤起了世界舆论对阿富汗妇女极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关注。她在欧洲议会、联合国和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为她们呼吁。作为一位实干家，她的坦率直言是她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武器。她是一位对同胞充满热忱与关怀的杰出女性。她为阿富汗妇女们的斗争奋斗，迎接阿富汗的挑战。”

妮可·方丹  
前欧盟议会议长



FEMI ANIKULAPO KUTI  
菲米·安尼酷拉泊酷·库提

## 菲米·安尼酷拉泊酷·库堤

1962年6月16日生于伦敦。

他是(尼日利亚非洲节奏之王)菲拉库堤之子，音乐家，“非洲节拍”(Afro Beat)节奏风格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对尼日利亚政权持不同政见者。15岁时，菲米·库堤与父亲在尼日利亚重逢并成了他的萨克斯手。1986年，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积极力量”，闻名于非洲和国际舞台。1998年，他在拉各斯发起一场“反对二度奴隶制的运动”。

“ 菲米·库堤原本可以选择世界音乐作为他舒适的避风港，可他更愿意在拉各斯‘ 斗争’，支起一口南撒哈拉后现代的锅炉。在他父亲始创的‘ 非洲节拍’ 神奇乐队‘ 非洲圣地’ 俱乐部之夜晚，他的萨克斯管驱走了象世界化浪潮一样凶猛的新殖民主义的恶魔。非洲的复兴在晨曦中初显端倪。”

让·克里斯托弗·赛尔旺博士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记者  
(Le Monde Diplomatique)



AHMAD SHAH MASSOUD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1953年生于阿富汗潘杰希尔河谷的杨卡拉克。

为了与苏联共产主义斗争，他中断了自己建筑学的学业。他被人们称作“阿富汗雄狮”，15年中一直坚持抵抗运动，终于在1992年促使共产党政权垮台。作为国防部长的他，拒绝伊斯兰教政治，力争保持阿富汗国家内的民族多样性。

然而政党间的互相残杀使一切和平的希望破灭。喀布尔落入塔利班政权手中，马苏德陷入孤立，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了抵抗运动。这是一位极富远见的非凡的战略家，他曾经不断警告世界强国注意极端恐怖主义的危险。2001年4月造访欧洲议会时他最后一次发出警告。2001年9月9日，他在一场自杀性袭击事件中身亡。

“我第一次见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是在1984年，上潘杰希尔省。在那些对苏军最激烈的战斗中，我们共同分享了愉快与悲伤的时刻。天长日久我了解了这个人：他深刻的人性，对诗歌的热爱，以及他引导国家走向自由与和平的坚定决心。他同时还是我的一位兄弟。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更好地记住他，遗忘无异于对他的再次谋杀。”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  
阿富汗外长

# 一张相片的故事

( 剪报 : FRENCH , 2002-2003年秋-冬 , 第一期 , 阿兰·威斯 )



休息 :

考虑到将来要筹办照片展和出版《世界的肖像》这本书，乔纳森·扎伯里斯基给马苏德司令拍了肖像照。这是“阿富汗雄狮”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坐在一位摄影师面前，让他拍照。这是他的肖像照第一次公开露面。一张不同寻常的肖像照的故事。

2001年4月4日，那是一个星期三，乔纳森·扎伯里斯基从中午1点的电视新闻里得知，马苏德刚刚抵达巴黎。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周以来，他一直在为阿富汗之行做准备，而采访的条件是他必须为马苏德拍一张肖像照。乔纳森·扎伯里斯基是个大记者。战火在多方燃起。他却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三年，那回真是命悬一线。

他筹备一个大型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给一些世界名人拍肖像照，然后办展览并出一本书（题为：《世界的肖像》），计划的规模是100个人物。白色背景，20x25的胶片，视角内取镜。他已经拍了纳尔逊·曼德拉、达赖喇嘛及20多位这样的人物。

“阿富汗雄狮”就在此地。他们在电视里说：马苏德司令，阿富汗合法政府副总统，塔列班政权抵抗军领袖，在其访法期间，将在法国外交部会见法国外长魏德林先生，并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接受会见。

此刻，这位北方联盟的军事领袖正在国会发表演说，乔纳森已经坐镇议会并留下一叠注明交给马苏德的材料：他已经拍好的名

人肖像照的集子。

第二天一大早，扎伯里斯基就开始给使馆打电话，一个办公室接一个办公室，纠缠不休。“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他们都记住我了，一拿起电话就说‘你好，乔纳森’。”他解释说他的器材很庞大，得给他时间来安置，如果马苏德司令接受（拍照请求）的话，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他还询问他是不是可以马上带相机过去。无奈，使馆的人便建议他第二天早上过去。“天刚亮我就到了使馆，看着我那大部的相机，大家一阵惊恐，连问：“这是什么相机？好吧好吧，你先到一边去，现在可什么也别装。”我走开了，开始寻找一间能让我当摄影室的房间。那会儿感觉很奇怪，他们大家都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忙活其它事情，对他们来说，头儿在那儿，而我则自顾自地忙活。”

扎伯里斯基终于在一楼找到了一间大办公室，“行，行，哪都行。”当马苏德司令踏进房间的时候，摄影师刚刚开始安置他的器材，司令看了一小会儿他的把戏，径直走开。“他已经来了，可我还没准备好呢。两分钟后，一

个人突然暴怒着冲进来：“喂，您是谁？谁批准您在这儿放东西了？在我的办公室！”那人正是大使阁下。他指着一些被我拔掉的插座，还有几件移动过的家具，“这是搞什么名堂？谁允许您这么做？这可是在大使馆里！”他冲着我说。“可您没看见那些照片吗？”“什么照片？哦，那些照片，我见到了，可是我没看。”他叫喊着走开了。第二天早晨，摄影师又回到使馆，手里拿着材料。那天是周日，是马苏德在法国的最后一天。大使接待了他，他冷静了下来，可还是有顾虑：为什么非要弄一张照片呢？马苏德的照片有很多啊。“是，”扎伯里斯基回答道，“多得跟世界上的相机一样了。但是，摆好姿势的肖像照，除去任何背景的，可一张也没有。”

下午4点，一个电话打来，“您可以来拍照片了”。“4个小时后，马苏德坐着防暴汽车，带着安全人员和四个保镖，来到大使馆”。

“他在曾经见过我安放器材的那间屋子坐下，我们互相攥了一把手，我给他看那些人物照，他瞅了几眼。我轻轻地动了动他的头发、胡子，还轻拂了一下他的脸。一旁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警惕，“那个摄影师到底在干什么！”马苏德没说什么，随我去做。我拍了两三张。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环。拍到第四张时，我对他说：“现在，按传统该是模特给摄影师拍照了。”这话立即在我们周围的人中引起骚动：“搞什么鬼，荒诞之极！”我坐到相机前，马苏德把头伸进相机后部的黑布里面。我听到他说，“图像是倒

的！”他建筑学的教育背景让他很快明白了我的解释。就在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就那5分钟时间里，我知道马苏德忘记了阿富汗，忘记了政权，忘记了战争。他把精力集中到取景框里，指挥我，“不，抬头，骄傲些！”他拍好了。我又对他说，“我们再继续。”他点了点头，接着我建议他闭上眼睛。在黑布下，他看到了我所看到的，这改变了一切。他可以想象到（他自己在镜头中的样子）。要知道那时候，他的脑袋可值数百万美金。他能做到闭上眼睛，露出一副如此安详、平静的神情，对我来说，那一刻意义非比寻常。过了一会儿，他拿到了照片，对自己拍的那张很是自豪。”

乔纳森·扎伯里斯基给阿富汗留下了这些照片：“这是他们的历史，不是我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纽约世贸中心的世贸大楼遭受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前两天，2001年9月9日，马苏德司令死于一场由两个假冒记者的阿拉伯人制造的极其恶劣的自杀性谋杀案中——那两个阿拉伯人把炸弹装在了他们的摄像机里。（据法新社。）

此后，乔纳森·扎伯里斯基为马苏德司令拍摄的一张照片被阿富汗驻外各使馆当作官方肖像。相片还被复制到一块15米高的篷布上，挂一条命名为沙阿·马苏德的街道上，那条街道连接着机场和喀布尔市中心。

# 作者肖像

## 您能否做个自我介绍？

我38岁，是个摄影家。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医生。23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是某种癌症，人们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买了一台莱卡相机，上路去了罗马尼亚。那时齐奥塞斯库的政权岌岌可危，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拍了一些照片。回到法国，朋友们建议我把那些照片拿出来展示。后来纽约的时代生活公司购买了十来张并且出版了，我于是大受鼓舞，再次出发。任何心理医生都会说：在波斯尼亚、格鲁吉亚、卢旺达、安哥拉、莫桑比克、索马里，我在见证他人牺牲的同时，也在和自己的死神抗争。直到有一天，1996年底，车臣之行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起因于一枚炸弹。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处于深度昏迷。5个月之后，我才在美国苏醒过来，然后是两年的恢复期。摄影的冲动依然如故，只是形式不同。

## 怎么想到做这次计划，给一百位撼动世界的人拍摄肖像照呢？

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同诸如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和戈尔巴乔夫等一些非常特殊的人会面。最近，我见到了达赖喇嘛。我还想见昂山素姬，曼德拉。当然也有不十分出名的人，比如格莱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诺斯，以及从来没有被拍摄过肖像的朝鲜流亡诗人。这些人大都有他们活动过程中的照片。而我则集中在拍摄他们的人物肖像照上，风格简洁，就在摄影室。我捕捉的是他们的眼神。

## 可以说您再次拥有了生命么？是它激励使您继续向前？

我从来没有真正懊丧过，是生命改道而行了。里尔克的话说出了我现在无法表达的感觉：“艺术作品总是出自那些面对危险的人，那些把一种经历推到极限、到达没人能超越的境地的人。人走得越远，生命就变得越纯真，越个性，越独特。”

## 这是否是一种有些极端的艺术观呢？

不。我认为世界与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充满不安与暴力的时期，更准确些说是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和对它们的遏制掩盖了人性与美。某些男人和妇女通过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事业给我们带来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勇气——在我看来——也更真实的对现实的看法。这正是我想通过定格他们的面容让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

2002年6月2日

让·保罗·里布，记者，作家

# 世界的肖像

## 未来

**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此项计划的人，特别是侯芷明女士、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先生、妮可·方丹女士、让·克里斯托弗·赛尔旺先生、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还有很多向我提供无限宝贵支持的人。

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感谢。

生命中充满相遇。某些相逢对我们固有的自信更有震撼力，给我们打开了新的道路。诸此而论，“世界的肖像”就是一次让生命具有独特意义的相会。敢于发起这次相会，乃是因为有一个企盼更加公正、真实、勇敢和自由世界的梦想。

今日，我与你们一起圆这个梦。

\* Jonathan Zabriskie.

JONATHAN  
ZABRISKIE

+33 (0)1 56 02 63 63

+33 (0)6 07 44 23 46

[jonathan@jonathanzabriskie.com](mailto:jonathan@jonathanzabriskie.com)

[www.jonathanzabriskie.com](http://www.jonathanzabriskie.com)